

第 24 屆 ifva 獨立短片及影像媒體比賽  
媒體藝術組評審會議紀錄

出席評審：鍾緯正 (鍾)、Tamas Waliczky (Waliczky)、吳子昆 (吳)、楊陽(楊)、Minoru Hatanaka (Hatanaka)

大會代表：范可琪 (范)、Sandy (Sandy)

---

范：今天會議的目標是決定獎項，我們有三個獎項，金、銀及特別表揚，金獎得主可獲現金\$50,000 及獎座，銀獎得主可獲現金\$30,000 及獎座，特別表揚可獲得獎狀，沒有獎金。歌德學院還會贊助個人展覽和資助參加 Transmediale 媒體藝術展，但只限香港作者，最佳的香港作品可獲得這兩個獎。我們先逐一討論每個作品然後再決定獎項，第一個作品是《**Between Happening**》。

楊：我們隨便發言，你擔任主持？

范：是的，一般我們先逐一討論每個作品，然後提名獎項。

楊：我們是否為作品評分？

范：通常我們不計分，因為每位評審的定分標準不一樣。你的分數可作為你討論的參考。我希望到討論獎項時，你們可就哪個作品獲得獎項達到共識。這十件入圍作品是從 60 多個提案中選出的。第一輪評審 Bryan (鍾緯正)、葉旭耀及 Orlean Lai (黎蘊賢) 審核所有呈交的提案後，選出十個將會在畫廊展出的入圍作品。我們討論這些作品時，Bryan 可提醒大家當初他們評選的理由。

鍾：《**Between Happening**》是所有提案之中最完整的，作品製作不錯。

吳：提案是怎樣的？有包括圖片嗎？

鍾：包括錄像、建造草圖和一些作品構造的技術資料。這作品的提案與完成的作品很相似。對我來說，這作品很適合作展覽。也許作品並不太創新，很多作者也用這樣的磁石和磁粉創作。我期望看到比兩行移動磁石更複雜的作品。

吳：我的看法差不多，作品很完整，像一件可以放在藝廊售賣的藝術品，但肯定在新媒體使用或概念上並不是很有創意。這作品有點懷舊，是個現代主義作品。

Waliczky：我同意，我覺得作品很具藝術性，但還不夠複雜。只涉及從左到右非常簡單的動作。用金屬粉製作圖像是個不錯的主意，但我希望看到更多。

Hatanaka：我給予了很高的評價，作品令我印象深刻。遺憾的是我們只能看到一幅畫，我期望看到更多的樣本和不同畫風的作品，希望看到這機器製作出不同類型的畫

像。若作者展示更多樣本就更有趣了。作品意念很簡單，但卻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楊：對我來說，簡單可以是一個優勢。我有兩個角度思考這作品。首先，也許畫出一整幅畫太過具野心，因為磁石和小針的簡單動作，以及天空中非常微妙的運作，令作品非常迷人和動人。然而最後變成很完整的一幅畫，我不知這是否作者的原意。她在「作者的話」中提到，作品是關於人類對環境的影響，但這一點並沒有通過作品的物質性體現。因此，她聲稱自己要實現的目標，與她實際所做的事情之間存在某種距離，這差異是不幸的。

Hatanaka：有時候簡單可帶來複雜性，簡單的方法可引致複雜的結果，這就是我希望見到更多樣本的原因。

范：若沒有其他意見，我們可討論下一個作品：《香港作為代碼：風調雨順》。

吳：我無法與作品產生聯繫，對我來說它像摩斯密碼。這四個屏幕試圖與我溝通，即使我努力嘗試，我也無法領略得到它的訊息。作品很耐人尋味，我一直看著它，想看看它的訊息。我可以看到一些小字，是歌詞嗎？

Hatanaka：作者昨天告訴我們是 1990 年代廣東歌歌詞，所以是一種卡拉 OK。圖像是歌詞的視像化。我不知道為什麼歌詞沒有改變太多。

Waliczky：我的問題在於作品是 1990 年代廣東歌詮釋，但我看不到作者的詮釋或規則。由音樂響亮度製作出這些橫線，並不夠複雜或有趣。美學上有四個大屏幕和漂亮的字體，但當你想詮釋音樂，應該有比音樂聲音大小更複雜的機制。

鍾：我有類似的印象，我不知是否有編碼和解碼的過程，但我無法理解。今年所有作品的一般現象，是聲音從各個方向滲透，我試圖聽是否與歌詞有某種關係，但此刻我無法理解。我也同意歌詞在我觀賞作品的幾分鐘內沒有改變。作品的位置安排不太理想，我需要抬頭才看到這四個屏幕，我不知作者的原意，是否想把屏幕放在視線水平範圍和更接近觀眾，讓觀眾與作品有更多溝通會更有意思。

楊：我認為作品是一種崇拜，不是代碼之間的詮釋，而是藝術家自己的惡趣味。所以對我來說，這是一個惡趣味裝置，我覺得很有意思，但我同意 Tamas 說它很粗糙。作品可以換上任何內容，不一定是 1990 年代的音樂，因此其背景和內容不夠激進。

范：下一個作品是《虛空中織人》。

吳：這作品像是一個反轉過程，有圖像和顯示，並以某種方式回到獲得圖像的方式和顯示方式，接近佛教所說「眾生」的概念。獲取圖像的方式及其顯示方式，可以是四周的任何人。

楊：你能回答一個關於這作品的技術問題嗎？作者是否故意在左側，進入圖像的那一邊，令影像這樣朦朧地呈現？

鍾：我認為不是。

范：我們分配了這間黑暗的房間給藝術家，房間內的安排完全是他自己的決定。

吳：他的作品提案是否已計劃成三角形？

范：提案中已是三角形。

Waliczky：對我來說，作品引發很多我不能解答的問題。首先我很喜歡狹縫掃描攝影，我很久以前已開始創作這類型作品，是很有趣的技巧。這作品的影像很漂亮，但我不明白其意思。我了解作品要紀錄時間，但我看不到時間，只看到很多人。我第一個問題是：為何使用狹縫掃描攝影？第二個問題是：作品有這一條很美麗的影像，但為何要在三角形空間展現？另外有個攝影機影著狹縫掃描攝影，但不明白那個攝影機所拍到的影像在哪兒，攝影機的功能是什麼？那兩盞燈把陰影投在牆上，這陰影不錯但邊界不是硬的，所以不明白為作品增值了什麼。整體上作品看來不錯，但有很多我不能解答的問題。

楊：對我來說沒有好好整合。

鍾：這作品幾星期前贏了一個人權獎，在那個環境下，有提及作者在親中報社對面拍攝了參與示威的人群，然後用狹縫掃描攝影把影像轉化，但這一切在提案中都沒提及。在人權展覽中，這些在親中報社前走動的人群很合適，但在這個展覽中則不符合環境。現在的作品像空間安排的實驗，我也不明白顯像管電視為何擺放在入口的位置，為何不是與錄像攝影機成一直線？而攝影機的顯眼性也是疑問，我也不知應否放在電影菲林卷之內。

Waliczky：對我來說作品的政治性並不明顯，我完全不知有這背景。若那攝影機代表控制，我期望看得出或了解這點，對我來說這主題並沒有包含在作品之內，成為一個能理解的整體。

Sandy：獲得人權獎的並非這作品，我昨天才與作者談過，他說作品在灣仔的天橋拍攝，並非在示威當中拍的。

Waliczky：是的，影像似乎只是拍攝人們在街上走。影像和房間都很好，但兩者沒有融合在一起。

范：下一部作品是《Eventually, Obsolete》。

楊：這作品很容易理解，可能太容易了。作品有一種話語和論述，作者使用這論述與觀眾溝通和製造一種氣氛，但這裝置就只有這麼多。我認為作者企圖製作一件概

念性作品，但他自稱作品是關於人與科技的結合，這是一種舊式、過時的結合，但不是懷舊，而且平平無奇。

Hatanaka：這種由科技啟發的藝術，批判什麼是顯像管和電視屏，連結想像力與眼睛和攝影機。

吳：我不明白為何這作品在媒體藝術組，這不是媒體藝術，除非它故意挑戰媒體藝術的界限。

范：Bryan 可提供更多資料。今年的入圍作品有很多都質疑科技及社會狀況，而非在作品中應用科技和新媒體。我不肯定是否一種潮流，但在今年的作品中很多見。過往也許會有一兩個作品挑戰某些概念或回應文化，而今年的情況與過往的 ifva 媒體藝術組別不一樣。

鍾：很多提案都涉及使用電視屏幕作為雕塑元素，但我同意這作品在使用各部件之上，沒有超越視覺藝術的範圍。作品談到過時與舊科技，但欠缺科技的使用以及顯示原意的元素，作者只是使用這些部件作為視覺及雕塑元素。

Waliczky：我覺得這作品可以在任何現代藝術館出現，是件敏銳和不錯的作品，各個元素放置得宜。有點像 1980 年代的作品，但並不是很激進或新媒體作品，倒像是傳統藝術品，漂亮又專業。但若我們只對新媒體藝術作品有興趣，這作品並不在考慮範圍。

吳：我想知道為何這作品能入圍。你們是否認為現在流行這種作品，所以放在這個媒體藝術的展覽？

鍾：我們盡量不預設範圍……

吳：若有人以繪畫參展呢？

鍾：你也可以視那個磁石的作品為繪畫。

吳：若那作品沒有磁石這元素呢？

鍾：若這作品展示出另類的繪畫方法，我不會拒之於門外。比如以往有作品使用磁石墨水，移動藏在紙張後面的磁石書寫中國書法，使用科技去演繹中國書法。我們也不會拒絕如動態雕塑之類的作品。

楊：我可列出一些類似的例子，如 Rolf Julius 的作品中，他利用擴音機的震動來畫畫。

吳：若我繪畫一個人使用互聯網呢？

楊：這是好問題，值得我們討論。若這作品是對媒體藝術中的移動和動態的探索，我認為這作者可以再深入地探討什麼是穩定和不動的，但這作品對這方面的思考不足夠。若有人繪畫一幅關於人們使用互聯網的畫，以作為什麼是媒體藝術的陳述，那有何不可？

Waliczky：我認為新媒體藝術正處於一個奇怪又有趣的位置。我很多舊朋友分別向著兩個相反方向進發，一些人探索媒體的邊界和界限，另一些嘗試創作在藝廊展出的傳統藝術，因為他們認為不能永遠探索界限，另有一些人則走向娛樂化。我在1990年代那種肯定自己正在創作激進和嶄新藝術的日子不再存在。較好的策略是說這作品雖然並非新媒體藝術，但某程度上質疑新媒體藝術。很多東西都在快速改變中。

范：從主辦單位的角度，我們對不同的可能性持開放態度。我想提醒你們注意我們的評審標準。其中之一是技術的創新使用，我們沒有對不同的標準定下百分比，因為每年的情況不同。許多年前，這組別稱為「單屏幕互動媒體組」，互動性是這組別必不可少的元素。之後這組別改稱為「媒體藝術組」，由於容許地區內不同的藝術家參與，我們發現不同地區的藝術家對媒體藝術的理解都不同，所以這一組別每年的改變都很大。主辦單位沒註明作品必須有技術性或是什麼的，我們持開放態度，看看作品的情況（再判斷）。同時，當你們考慮獎項時可提醒自己，技術的創新使用是評審標準之一。下一個作品是《Falling Flowers》。

Waliczky：這機器不錯，但對我來說把報紙變成花朵的想法行不通。作品意念不明確，最終的結果也不是花。這是我的質疑。

吳：我認為「作者的話」沒說服力，這機器與「作者的話」內所說的無關。作者好像喜歡製作過程，也喜歡讓人們等待下一刻，若「作者的話」不是這樣寫……

鍾：我盡量不要發表太多評論，因為這是我的學生。我明白他的文字表達得不是很好。我看過這個作品的兩個版本，一個在溫哥華，另一個在這裡。溫哥華在某程度上好一點，也是使用報紙，但牆壁較為乾淨和有一個框架。我同意報紙部分不成功。若能顯示出如何取得檔案並看到與香港報紙相關的文字，效果應該更好。溫哥華的展覽在唐人街附近舉行，那裡的人們處於僑居的狀態，他們與香港報紙有這種遙遠的聯繫，但在這裡就不成。

Hatanaka：他提到「我試圖擺脫現實」，但他無法逃脫。如果有許多報紙加入花中，便有更多逃脫的可能性。所以「作者的話」有問題，最終他無法逃脫。

楊：根據「作者的話」的說法，我覺得作品有很多潛質，把新聞變成美觀但不美麗的物品。我認為這是作者可以做的許多事情的第一步，現在看來則只是一個裝置。例如花只是一般花朵，還是特定的一種花？花的落下只為了觀賞，還是花的落下代表著什麼？作者本可深入探討這些細節，我期望他能做到這一點，讓自己擺脫現實。

范：下一個作品是《HeartfeltSPAM》。

吳：你們稱此作「網絡藝術」。

范：覺得很舊式嗎？

吳：今年有很多懷舊作品。

楊：當我們沒有希望的時候，總會回望過去，從古人當中獲取靈感。

Hatanaka：這就是所謂的後互聯網藝術。這位藝術家是互聯網 Yami-ichi 或互聯網地下市場的一部分，有一群日本藝術家正在領導運動。現在互聯網空間和現實空間同時存在。之前，正如在電影《二十一世紀殺人網絡》中，我們進入網絡空間，但現在網絡空間和現實空間同時存在。我們經常使用智能手機進入網絡空間，所以我們同時生活在網絡空間。互聯網地下市場是一個現實市場，售賣與互聯網有關的東西。例如，有人購買「追隨者」，便有人在現實空間追隨某人。他們在現實出售的是互聯網態度。這些市場現時在很多地方舉行，包括 Transmediale。這位藝術家是互聯網地下市場的成員，所以我能理解他的想法。他做了一個手寫垃圾郵件的工作坊。這是一個顛覆性、奇怪的想法。我喜歡作品的意念，但不確定這行為的含義是什麼。

楊：這是一種激進行為，還是只是買賣怪異的東西？你認為互聯網地下市場是一種激進行為嗎？

Hatanaka：互聯網地下市場五、六年前開始，現在是獨立運作，整個運動也在擴展。我也不明白他們的意圖，但在現代藝術圈中，這一種行動已十分普遍。

吳：為何稱作互聯網地下市場？他們的行為違法嗎？

Hatanaka：Yami-ichi 一詞來自戰後的日本，當時很多人買不到食物，要在地下市場購買日用品，這是 Yami-ichi 一詞的來源，但不肯定他們為何選擇這一詞。

楊：我覺得作品很有意思，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東西，但我有兩個問題，第一是作品描述提到「我要求一位女性朋友重寫垃圾郵件」，為什麼要將女性異化？我也質疑作者想做什麼挑戰互聯網？另一問題是作品的展示。若作品強調是地下市場，作品就有神秘氣氛，無論是地下或地上都總要有理由。若作品企圖挑戰什麼是合法，那為什麼會這樣地呈現呢？作品太可愛了，佈置非常家居化，破壞了自己的力量（若是一種力量的話），即是從人的角度看垃圾郵件。

鍾：提案中，作者提到會有新版本。

范：作者視這作品為持續發展的項目。在這次展覽中，作者收集以中文書寫的垃圾郵件，以切合這次展覽的環境。

鍾：郵寄部份有進行嗎？有沒有人把郵件送往郵局寄出？

范：我們要查一下這部份的運作，作品有提到要付\$50 購買藝術品，但這與藝廊的政策相違。我們會與作者再商討。

鍾：原來的提案沒提到郵寄，只有由女性書寫垃圾郵件。現在由觀眾追蹤、書寫和郵寄郵件，這些在原來的提案都沒有出現。

范：ifva 也有短片和錄像環節，在那些組別我們從來沒有遇到提案和最終作品不同的問題，因為作者提交作品後，便不容許作出改動，以示公平，甚至調顏色也不能。評審根據他們看到的內容選出心水動畫或短片，作品進入最後一輪評審時也不會有任何改動。由於空間要求，媒體藝術更難管理，因作者必須把作品作一些改動。某種程度上我們允許他們作一些調整，但有時會有太多調整。我們也會提醒作者們不要作大改動，但當他們到現場設置時，也許會有一些新想法。評審必須明白這一點。

Waliczky：看到這個作品時，我很喜歡它的意念。通常我不太喜歡這種郵件藝術，但我喜歡手寫垃圾郵件的意念。我希望作者繼續向這方向發展。我在獨裁政權下長大，一些老師曾告誡我們不應該看任何匿名郵件，因為你的鄰居或某些人通常就是透過寫匿名信來告你的密，如指證你是反黨人士之類，然後第二天警察就會來。所以對我們來說，匿名信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事，普通人永遠不會讀或寫匿名信。但二、三十年後，我的電腦充滿了匿名信件！所有人都以匿名方式來表達意見、寫網誌或假郵件。當我看到這個作品時，我覺得這意念不錯，是把匿名的東西變成個人化和獨特的東西。但是當我看到這些手寫的信件時，便發現有問題，首先為什麼要這位女性朋友代寫？這女性朋友又畫上一些漂亮的插圖等，讓這些信件變得很酷很有趣，令我有點失望。

Hatanaka：在日本，女學生經常給男生寫信，很多信封和信紙都有女性角色，所以這作品源於這個意念，信和信封來自這種日本文化。當作者說找親密的女性朋友來幫忙，他不是很嚴肅的。

吳：我非常喜歡作品的意念，但對我而言，更有趣的是垃圾郵件如何針對受害者，寄出郵件希望獲得什麼，以及受害人為何墮入陷阱。聽說人們回應的唯一方法，就是回覆郵件，浪費他們的時間。

鍾：我認為作品缺乏的部分，是垃圾郵件的商業運作，以及如何以此賺錢。這作品以詩意的方式看待垃圾郵件。

范：下一個作品是《彼·此》。

楊：這作品是我的首選。我不知是否技術上創新，但作品很精準和妥善。它的情感介乎進與出、上與下之間，把空間分散並將之組合在一起。我很欣賞它的陌生感，

以及有一種城市濃縮的感覺。聲音的不清晰也很有意思。作品表達的是一個虛無的世界，但又未去到反烏托邦，我覺得很有藝術性。

鍾：我喜歡原來的提案，也喜歡現在展示的作品。提案中的描述比實際的作品更好。我理解作者通過使用非常低技術的攝影機拍攝這些影像，並要求她的母親或年長的親戚在其他地方進行掃描和重建空間，因為他們生活在世界不同的角落，使用互聯網交流。作者要求長輩使用這種看似先進的技術，但他們的溝通方式非常古老，因為他們使用不是全世界通行的方言。我認為作品的唯一問題是聲音，他們的說話不是很清楚，並且聽到有一些低頻聲音，令氣氛太過戲劇性，我認為沒有必要。他們談論的話題是老一輩人的日常經歷，作品創造出來的空間令人有點迷惑。我不確定是否偶爾有一些真實的影像隱藏在空間之中會好一點，讓兩個超現實部分與更現實的東西連接起來。我重申我喜歡這作品。

吳：整個視頻都是這個碎片化的空間嗎？

鍾：是的，是碎片化的家居空間。

Waliczky：我非常喜歡這種對話和空間，但也許我不是評論這作品的最佳人選，因為過去幾年來我一直以攝影測量創作，就如這作品使用的技術。我不喜歡在這作品中，由於她不完美地使用這技術，看到攝影測量的問題。我們看到四處都是洞，而且圖像質量很差等等。我同意這是一種有趣的美學，但是因為我時常教我的學生不要有這樣的漏洞，所以不應由我評論這種美學。我對這方面很挑剔，特別是看到背後的線框，我希望看到人們使用這技巧時做得最好。這作品的意念很美好，這是一個有趣的對話，所以請好好地做，而不是把影像併合得不完善、圖像到處都是洞等等。除此之外這是一件漂亮和具詩意的作品，作品中的這種情況越來越普遍，很多人都與世界各地的親友不斷對話，並試圖重建我們共聚的空間，所以其實作品不錯，也許我太著重技術和吹毛求疵。

楊：根據我的閱讀，這是作品概念的一部分，是嗎？

Waliczky：是的，我最近看過幾個作品都把技術錯誤變成美學的一部分，我認為你可以這樣做，但請解釋如何及為何這樣做，若你要做個洞，請做一個強而有力、真正的洞。

吳：看作品前我看過「作者的話」，再看作品時無法把兩者聯繫起來。雖然有錯漏，但我仍喜歡這空間。我看著這空間時不覺得他們在互相對話，我也喜歡作品的影像，雖然不在作者的控制之內，但作品的訊息沒有利用其技術失誤。

Hatanaka：我在看完《安居後》再看這作品，對我來說兩個作品的意念很相近。《安居後》是模擬式的，而這作品則使用虛擬現實，就像《安居後》的現代版。

范：讓我們討論《安居後》吧。



Hatanaka：這也是一個有趣的觀念，陽光通過窗外的景觀不斷變化。我的感覺是空間與圖像連繫不多，裝置也不是很妥善，也許整個裝置應更像一個房間。

鍾：我有類似的觀感，也認為裝置效果不太好，但我喜歡這作品，並欣賞作者採訪和收集九個家庭（包括他自己的家庭）的資料以及所做的研究。我不肯定作品整合度可否提高，因為目前很多東西都依賴盛載照片和文字描述的那本書。所有影像或多或少地圍繞一個主要的全景影像，我不肯定可否通過不使用裝置，而是用單屏幕或多個屏幕展示，讓作品更加整合。訪談和關於他們對該地方的感受的要點，可以整合在視頻之內，合併成為一件作品。

吳：威爾遜兄弟也做過一件類似的裝置，但更多是關於日常生活。如果這位作者能以空間蒙太奇的方式表達會更好一點。這是一個很好的混合錄像裝置，但是否媒體藝術？

Waliczky：這是一個專業和美觀的錄像裝置，錄像很專業，雖然有點舊式，從一個房間到另一個房間無休止地播放。那本書非常好，設計精美，但這不是新媒體藝術，是一個錄像裝置藝術。

楊：我坐下來開始翻閱這本書，我發現翻閱的動作和筆的動作之間存在關係，對我來說非常有趣。我看完這本書後，便看裝置，看到似是隱藏和揭示之間的窗簾，想到也許作者要表達某種孤獨或疏離。也許作者應放棄一些元素如書本，因為坐在那裡過於安全和集中，幾乎學術性，就像要人坐下來好好看這研究。但坐在房間的感覺不錯。

范：下一個作品是《明天與明天》。

楊：進入堡壘感覺不錯，但作品只是複製圖像，而沒有激進化。我沒有看到作者從圖像中引發強烈的敘述。作品好像只是複製世界上現有的事物。

Hatanaka：作品不屬於這時代，但我喜歡這圖像，讓我想起了 1980 年代的電腦圖像，那年代有很多這樣的圖像在電視出現，並經常被複製。這個裝置是 1980 年代電腦圖像的回顧，但我不確定作者要表達什麼意思。

鍾：以我的年紀，這些懷舊影像是有意思的，我以前也曾經使用過這種圖像。作品中的聲音與其他環境聲音混合在一起，很難聽清楚擴音機出來的聲音。我試圖理解作品的空間佈局，但無法明白，它似乎與不同方向無關。我也試圖弄清楚作者分佈各個屏幕背後的原則，但無法百分百確定。作品似乎要制造出某種信息過盛的混亂空間感，配合 1980 和 1990 年代的動畫 GIF 圖像。

吳：我讀完「作者的話」後，覺得這作品不夠轟炸性。藝廊的這個角落似乎是懷舊區，把這兩個作品放在一起很有意思。顯像管電視讓我想起以前的錄像圈。作品的設置和圖像很老式，也不明白為什麼作品稱為《明天與明天》。

Waliczky：我也試圖找尋作品的連接和結構，但發覺沒有特別的結構，只有來自四面八方的信息，我認為是一種有組織的混亂。這種形式頗令人耳目一新，那些電視機有點懷舊，但我不認為作品有新意或激進，這些動畫不錯。

范：最後一個作品是《目擊》。

Hatanaka：我只看到卷動的顯示屏，這作品還有別的呢？

鍾：沒有其他了。

Waliczky：作品採用真實元素做一些現在很容易在電腦做到的東西，這種做法似乎很流行，在 SCM（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）很多學生都用真實東西模仿電腦影像，就像在早期電影史上出現的這種真實背景。我不了解這種懷舊的心態。我不認為這作品還有其他層次。

楊：我認為作者想做戲謔式的模仿，但不成功。我想他企圖偽造假的現實，但作品的規模和位置轉換都不對，不夠假也不夠誇張。若這是商業廣告，那麼向觀眾推銷的影像應非常誇張。我想知作者的設入點是什麼。

鍾：我對這作品期望更高，期望這些紙張都可移動，這讓我想起某年在 Cinema 2.0 中看到的一件作品，涉及火車移動的影像，作品企圖解構早期的電影。

范：作者的名字是伊藤隆介。

吳：我也期待有什麼發生，作品凍結的這一時刻應十分重要，作品有潛質成為一個富有詩意的作品，但只是坐在車裡等待交通燈轉色並不是很有詩意，這時刻選得不對。

范：我們已經討論了所有作品，若你們準備好，便可以提名得獎作品。老實說，今年並非這組別最出色的一年。你們也可選擇從缺一些獎項，這決定發出的訊息，是我們期望這組別有更好的作品。若你們有提名，可以直接提出。否則也可以列出三個最佳作品以作討論。

楊：我想提名兩個作品，但不知道應獲哪個獎項：《彼·此》和《Between Happening》，但後者不值得獲金或銀獎，充其量只是特別表揚。

Waliczky：我不太喜歡任何作品，較喜歡或想法比較接近的有《Eventually, Obsolete》、《彼·此》和《安居後》。

鍾：我提名以下三個：《Between Happening》、《彼·此》和《安居後》。

Hatanaka：《Between Happening》、《HeartfeltSPAM》和《彼·此》。

吳：我們可以集中討論這五個作品嗎？

范：那我們集中討論《Between Happening》、《Eventually, Obsolete》、《彼·此》、《HeartfeltSPAM》和《安居後》。暫時四人投票給《彼·此》，《Between Happening》得三票，但現時得票最多並不表示是最佳作品，你們可稍作討論。

Waliczky：《安居後》得兩票，是嗎？

范：是的，《Eventually, Obsolete》和《HeartfeltSPAM》各得一票。

吳：我投《Between Happening》、《Eventually, Obsolete》和《HeartfeltSPAM》。

楊：若要我多選一個，我會選《HeartfeltSPAM》，因為它預示了將來的趨勢。我們可否有兩個特別表揚？

范：若你們覺得有什麼值得表揚便可以，我們有一些彈性。我們希望鼓勵入圍作品，但同時要保持 ifva 的水準。

Waliczky：如我所說，我不喜歡任何一個作品，我可以想像兩銀和金獎從缺，由你們決定。對我來說，所有作品質素差不多。

鍾：我是《Between Happening》和《彼·此》之間選擇，我認為後者較為創新。

楊：我同意，但暫時不知《彼·此》是否值金獎，它比起《Between Happening》只是稍為優勝。但作為鼓勵，讓《彼·此》得金獎有何不可？

鍾：我沒問題。

Waliczky：我完全沒問題，每一屆的評審標準都是相對的，我們可以說這是今年最佳作品。

楊：沒必要響起警報。

Waliczky：我憑什麼要響起警報呢？讓《彼·此》獲得金獎我沒問題，而這作品比《Between Happening》在複雜性和技術上略高一籌。

楊：我們可花點時間討論《HeartfeltSPAM》、《Eventually, Obsolete》和《安居後》嗎？三者如何比較？

鍾：論複雜性和在藝廊環境中展出的合適性，《Eventually, Obsolete》較完整，但因為作品的表現方式並不很創新，所以我對給予它獎項有點猶疑。《HeartfeltSPAM》在解答作者所提出的問題上，並沒有很好的展現。在創新、新穎程度和運用最新技

術方面，這作品有高分數。《安居後》很適合在藝廊展出，完整度也高，作者提出的問題也有效地通過作品傳達，但在技術使用方面並不是特別創新。

Hatanaka：《Between Happening》美學上是完美的，我給它最高分。但我現在認為這作品只是美學上很好，並沒有社會或技術性，而《彼·此》則包含概念、技術和社會性元素，所以我對它的印像好得多。大多數作品水平差不多，但《彼·此》則包括許多概念。

鍾：《Between Happening》的技術是看不見的，而《彼·此》的技術則顯然易見。

Hatanaka：我之前提到《Between Happening》應提供多些樣本，以顯示這方法如何製作更複雜的作品。《Between Happening》的概念涉及科學的考量，而磁石的物理性可製作出不同的藝術表達，我期望看到這作品作更多實驗。這作品是因應磁石的表現而作出的實驗性作品，若作者有多些科學頭腦會更好，所以我說作品只是美學上成功。

Waliczky：我們是否同意《彼·此》是最佳作品？

大家：是的。

Waliczky：那麼它是金獎。第二名應是《Between Happening》，而第三是《HeartfeltSPAM》。

鍾/楊：我同意。

范：那麼《彼·此》得金獎，《Between Happening》得銀獎，《HeartfeltSPAM》得特別表揚。金獎得主來自台灣，她可獲得 HK\$50,000 獎金及獎座，銀獎得主，《Between Happening》的作者可獲得 HK\$30,000 及獎座。因為她同時是香港組別的最高獎項得主，她亦可獲得由歌德學院贊助的兩個獎品，分別是參加 Transmediale 媒體藝術展的機會和在歌德藝廊作個人展覽。

---

## 媒體藝術組得獎作品

### 金獎

《彼·此》

胡鈞荃

台灣

### 銀獎

《Between Happening》

卡娜  
香港

**特別表揚**  
《HeartfeltSPAM》  
野上勝己  
日本